

## 遠臣觀其所主，近臣觀其主 ——談《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14 的「主人」

季旭昇

聊城大學特聘教授

### 摘 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一篇，內容與儒家孔子密切相關，非常重要。但是因為簡殘，所以有文意還未能得到確解。本文想討論簡 14 的「主人」，透過先秦典籍「主人」的用法，配合簡本前後文義，本文主張主人就是先秦常見賓客赴某地，招待並提供他住宿的人就叫「主人」，這個動作也稱「主」。

**關鍵詞：**主、主人、季庚子問於孔子、葛烈今

### Abstract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Collecte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Vol.5)* includes an article titled “Ji Geng Zi consults Confucius”. The cont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fucian Confucius, therefore is very important. However, because the slips were broken, some meaning of the text has not been explained exactly.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definition of “lord” in slip 14. Through the use of the “lord” in the pre-Qin classic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eaning of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text of the slips,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at the “lord” is the common figure in the pre-Qin, who receives guests and provides accommodation when the guests go to his place. This action is also called “lord”.

**Key words:** lord, Lord, Ji Geng Zi consults Confucius, Ge Lie Jin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sup>1</sup>公佈已經十五年了，其中有〈季庚子問於孔子〉一篇，內容與儒家孔子密切相關，因此引起很多學者的關注，研究論文多篇，大部分的疑難問題都解決了。但是，仍有一些較為棘手的字詞、編聯，還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同，影響了對全篇的解讀。本文想討論簡 14 的「主人」。

為了呈現「主人」所在本節的完整文義，我們先把整節依照我們同意的簡序引錄於下，〈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8+21+22A+13+14-15：

庚子曰：「異乎肥之所聞<sup>2</sup>也。葛戩（烈）含（今）語肥也以尻（處）邦豕（家）之述（術）曰：『羣=（君子）不可已（以）不=彊=（不強，不強）則不立【八】□□□□□□□□□□=愚=（□□，□□）則民~~戮~~（~~康~~）之。毋信玄（姦）曾（讒），因邦~~戕~~=（之所）馭（賢）而舉（興）之。大臯（罪）殺【二一】之，臧（常）臯（罪）型（刑）之，少（小）臯（罪）罰之。句（苟）能固獸（守）【二二 A】□□□□□□□□□□□□〔而〕行之，民必備（服）矣。』古（故）子己（以）此言~~𠂔~~，為奚女（如）？」

孔=（孔子）曰：「繇（由）丘~~𠂔~~簪（觀）之，則斂（美）【一三】言也已。虞（且）夫戩（烈）含（今）之失=（先人），戔（世）三代之連（傳）夏（史）~~𠂔~~，幾（豈）敢不已（以）汙（其）失=（先人）之連（傳）等（志）告~~𠂔~~？」

庚（康）子曰：「狀（然），汙（其）主（主）人亦曰：『古之為【一四】邦者必已（以）此。』」

本節的大意是相當清楚的。〈季庚子問於孔子〉篇一開始，季庚子問孔子「君子之大務為何」，孔子回答說要「身之以德」<sup>3</sup>，孔子接著又解釋所謂「身之以德」，就是「君子玉其言而展其行，敬誠其德以臨民，民望其道而服焉」。季庚子聽了這樣的話，非常不能同意，於是引了葛烈今說施政要「強、威、嚴、猛」的話來反駁孔子。葛烈今，陳劍先生在〈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

<sup>1</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sup>2</sup> 「庚子曰：異乎肥之所聞也」，這是我們的補字。季庚子聽完孔子「身之以德」的話後，立即引葛烈今的話反駁孔子，因此我們認為此處缺的字應該是「異乎肥之所聞」這樣的字。

<sup>3</sup> 用白於藍說，見唐洪志《上博簡（五）孔子文獻校理》（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6月7日），頁9引師說。

篇、拼合與編聯問題》一文中隸為「縈烈今」，並以為「縈」是氏、「烈今」是名。<sup>4</sup>牛新房先生以為「縈」不是氏，應該屬上讀，「烈今」是名。陳劍先生後來在〈上博竹書「葛」字小考〉一文中改釋為「葛烈今」，以為「葛」是氏，「烈今」是名，其人似於史無可考。<sup>5</sup>周鳳五先生〈試說〈季康子問於孔子〉的榮駕鵝〉隸為「縈遂含」，讀為「榮駕鵝」，以為是魯國大夫。<sup>6</sup>案：陳劍先生考釋「葛」字字形詳盡可從，「葛」當為氏，「烈今」為字。<sup>7</sup>

孔子聽完季庚子引葛烈今施政要「強、威、嚴、猛」後，先對葛烈今的話略為讚美一下，說是「美言」，接著又從葛烈今的家世「三代傳史」來說葛烈今當然應該要以「先人之傳志」告訴季庚子。以上季庚子、孔子對葛烈今的態度非常重要，從簡文的敘述來看，我們可感受到葛烈今是一位「有一定份量」的人，所以能得到季庚子、孔子相當程度的尊重。

接著季庚子說：「然，其主（主）人亦曰：『古之為邦者必以此。』」這句話很耐人玩味。「其主人」，當然就是「葛烈今的主人」，他是誰呢？學者大約有以下七種說法：

一、原考釋讀「主」為「主」，沒有進一步詳細說明。

「主」通「主」。《說文·宀部》：「主，宗廟主石也。从宀，主聲。」《說文繫傳考異》：「宗廟主石，今《說文》『宗廟主石』。」<sup>8</sup>

二、李銳先生讀「主」為「囑」，意思是「囑咐」：

按：「然其主人亦曰」疑當讀為「然。其囑人亦曰」。「主」與「囑」古通。<sup>9</sup>

<sup>4</sup>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2 月 19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

<sup>5</sup> 陳劍：〈上博竹書「葛」字小考〉，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3 月 10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

<sup>6</sup> 周鳳五：〈試說〈季康子問於孔子〉的榮駕鵝〉，〈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家圖書館，2006 年 9 月 15 日、16 日），頁 53-63。

<sup>7</sup> 葛烈今三代傳史，季庚子又引他的話，他的話孔子也說是「美言」，似乎「烈今」當作「字」較好。古人稱平輩以上較少直接稱名，大多稱字。

<sup>8</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頁 222。

<sup>9</sup> 李銳：〈讀《季康子問於孔子》札記〉，孔子 2000，（2006 年 2 月 26 日），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272>；又簡帛研究，（2006 年 3 月 6 日），網址：<http://www.jianbo.org/admin3/list.asp?id=1474>。

### 三、冀小軍先生以為「主人」指「葛戩今」：

整理者以「然」字連下讀，似是把它看作轉折連詞，因與文義不諧，故不可取。李氏句讀可從，不過讀「主」為「囑」卻頗為可疑。「囑（本作屬）」謂囑咐、叮囑，多用於告誡語，因而「囑」字下文一般都會說到應該怎樣或不應該怎樣。如《戰國策·西周》：「[函冶氏]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吳師道注：「言凡有售，必使眾知其良，不可獨知也。」《漢書·循吏傳·黃霸》：「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孔子家語·正論》：「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均為其例。而本簡下文「古之為邦者必以此」云云，則顯然沒有告誡的意思，故此說不可信。我認為，「主」字當如字讀，「主人」亦用其習見之義。《公羊傳·定公元年》：「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這裏的「主人」，是指「事」的主人，即「微辭」所涉及的人。而簡文中的「主人」，則是指「言」的主人，即說「此言」的葛戩今。這段文字的大意如下：

季康子問：「那麼，您認為他的話怎麼樣？」孔子說：「依我看，話倒是不錯。況且戩今的先人是三代遞傳的史官，他怎麼會不把先人所傳的治國方法告訴您呢。」季康子說：「是這樣的。葛戩今也說：『古代治理國家的人都用這個方法。』」<sup>10</sup>


### 四、白海燕先生以為「其主人」是和「戩今」有某種關係的人，但具體含義則待考：

濮茅左 2005 將「然」字屬下讀，視為轉折連詞，誠如冀小軍 2006 所說與文義不諧，不可取。李銳 2006a 的觀點，一方面，如冀小軍 2006 所言，下

<sup>10</sup> 冀小軍：〈《季康子問於孔子》補說〉，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6 月 26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72](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72)。

文未體現告誠意；另一方面，在上古漢語裡，「其」字不能用作主語<sup>11</sup>，故「主」讀為「囑」也是有問題的。而冀小軍 2006 將「其主人」解作「話的主人」，總覺突兀。「其主人」，首先會讓人想到是指戲今的「主人」，而非「話」的主人。若硬作此解釋，至少「其主人」這句話本身是有歧義的（指代不明），孔子也並非能一下想到「其主人」就是指「話的主人（戲今）」，而且從古至今罕見「話的主人」這樣的說法。另外，此篇簡文是記錄孔子與時人的對話，語錄體性質的。口語的特點就是簡潔，季康子不直接說「戲今也說」，卻反說「話的主人（戲今）也說」，頗感累贅。所以冀小軍 2006 的觀點亦很牽強。我們以為李銳 2006 的句讀可從。「其」在這裡應該指代「戲今」，「其室（主）人」是和戲今有某種關係的人，但具體含義則待考。<sup>12</sup>

#### 五、李丹丹先生以為「其主人」是指「戲今」的國君：

「」隸定為「室」讀「主」可信。《說文·宀部》：「室，宗廟室祐，从宀，主聲。」按照《說文》的原義，在簡文中是解釋不通的，但是，「室」讀為「主」是合理的。王筠《說文句讀》：「主者，古文假借字也，室則後期之分別字也。」段玉裁注「經典作主，小篆作室，主者古文也。」《儀禮·聘禮》「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鄭玄注「主人，國君也。」那麼，「其主人」就是指戲今的國君。<sup>13</sup>

#### 六、高榮鴻先生以為簡文的「主人」可能為「絞戲含」的長官：

冀小軍對於「囑」字用法的觀察，相當精闢，已能指出讀「囑」說的缺失。其次，許懋慧《季康子研究》頁 76 曾評論冀小軍「主人」說，認為若從此讀，則簡文的「其」的詞義就無著落，評論可從。筆者懷疑此處的「其」為代詞，指稱「絞戲含」，而「室」應讀為「主」，「主人」可理解為「財物或權力的支配者」，如《易經·明夷》：「君子於行，三日不食，

<sup>11</sup> 參王力：《古代漢語》（第一冊），中華書局 1999 年 6 月出版，第 353 頁。



<sup>12</sup> 白海燕：《〈季庚子問於孔子〉集釋》（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4 月），頁 55-56。

<sup>13</sup> 李丹丹：《〈季庚子問於孔子〉集釋及相關問題研究》，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5 月，頁 60-61。

有攸往，主人有言」。那麼，簡文的「主人」可能為「紋鬲含」的長官。<sup>14</sup>

七、林清源先生以為「室」是「宗」的誤字：

本篇竹書「室」字的構形，與楚簡習見的「宗」字頗為相似，此二字分別寫作下揭形體：

室	宗
	
上博五·季康子·14	上博二·容成氏·46

「室」、「宗」二字構形相似，在傳抄過程中容易訛混。例如，《左傳》〈莊公十四年〉原繁對鄭厲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引文中的「宗祏」，疑即「室祏」之誤；又如，《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類似的文字還見於《國語》〈魯語上〉：「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這兩段引文的「宗」字，皆疑為「室」之誤字。<sup>15</sup>有鑒於此，筆者懷疑本篇竹書「室人」原本應作「宗人」，只因「宗」、「室」二字形近，書手一時失察，遂將「宗」字誤書為「室」。又由「主」與「示」二字同源分化的關係來看，本篇竹書「室」字也有可能是早期抄本「宗」字的孑遺。「宗人」一詞，見於歷代典籍，指同宗族之人。例如，《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白虎通》〈宗族〉：「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

<sup>14</sup> 高榮鴻：《上博楚簡論語類文獻疏證》，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7月，頁239。

<sup>15</sup> 原注：張世超，〈佔畢腔說（七）〉，「復旦」網，2012年3月7日，[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795](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795)。

本篇竹書「寬政安民」章的前半章，先記載季康子向孔子轉述（糸艾）毆舍所主張的「尻（居）邦象（家）之述（術）」，孔子回應說：「叡（且）夫毆舍之先=（先人），蕞（世）三代之述（傳）亶（史），幾（豈）敢不巳（以）元（其）先=（先人）之述（傳）等（志）告。」季康子接著表示：「朕（然）。元（其）室人亦曰：『古之為邦者必巳（以）此。』」在季康子與孔子這段對話中，「室人」與「先人」前後搭配，二者之詞義必有相當程度的內在聯繫。簡文「室人」一詞，若為「宗人」之誤書或子遺，則「宗人」與「先人」正好可以前後呼應。<sup>16</sup>

以上諸說，一至三說的問題，二至四說中都提到了。第五說以為「主人」指「國君」，用在簡文中不是很合適。〈聘禮〉中的「主人」只是「典禮中的主持者或主要人物」（見下文分析）的意思，至於他的實際身分，要看是什麼典禮而定，聘禮中的主要人物是國君，所以鄭注「主人，國君也」，並不能直接把「主人」釋為「國君」。先秦典籍中，《荀子》常常用「主」來代指「國君」，如〈仲尼〉篇「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主」都是指「國君」。但是，先秦典籍還沒有看到直接用「主人」指國君的。

第六說以為「主人」可能是「長官」，其書證是《易經·明夷》：「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季案：把《易經·明夷》的「主人」釋成「財物或權力的支配者」，這似乎是採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不過，我手邊看到的《周易》本子，沒有一家這麼解的。《周易·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屈萬里先生《讀易三種》的解釋是：「飛則垂翼，行則不食，往則主人有言，皆不吉。」<sup>17</sup>這種解釋比較接近《漢語大詞典》義項1、2。《漢語大詞典》「主人」一條的前三個義項是：

1. 接待賓客的人。與「客人」相對。《儀禮·士相見禮》：「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荀子·樂論》：「賓出，主人拜送。」《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二回：「這一根（酒籌）掣得好，又

<sup>16</sup> 林清源：〈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通釋〉，《漢學研究》第34卷第1期（2016年3月1日），頁279。

<sup>17</sup> 屈萬里：《讀易三種》（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6月），頁736

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巴金《人民友誼的事業》：「到了十一點鐘，似乎應當告辭了，主人說照法國的習慣，照他們家的習慣還可以繼續到午夜。」

2. 特指留宿客人的房東。《史記·刺客列傳》：「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唐〕豆盧復《落第歸鄉留別長安主人》詩：「年年落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
3. 財物或權力的支配者。《易·明夷》：「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晉〕陶潛《乞食》詩：「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此皆以己族為主人，而使彼受吾統治，故一切可無異視。」

如果「主人」是葛烈今的長官，依《周禮》，他應該是「春官·宗伯」的屬官，是大史的助手。如果他是魯國的史官，季庚子是魯國的執政者，自己屬下的史官應該是認得的。細看簡文，季庚子說「然，其主人……」，並不像是說自己屬下的官吏。如果是自己國家的官吏，是葛烈今的長官，也沒有理由不提這位長官的名字，這是不合古代禮儀的。

第七說以為「宐」為「宗」之誤，頗見巧思，葛烈今是史官，他的宗人當然也可能是史官。不過，甲骨時代「示」、「主」同字；到了戰國楚簡中，「示」與「主」已經明確地分化了。目前還沒有看到戰國楚簡「示」與「主」相混的例子。此外，先秦典籍中的「宗人」都是一種官職，掌管宗廟、牒譜、祭祀等事（見《漢語大詞典》），還沒有見到「宗人」指「同宗族的人」這種用法，這種用法目前能看到的材料都不早於漢代。

先秦兩漢文獻中，「主人」的用義有以下幾項：

一、典禮中的主持者或主要人物，如《儀禮·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句中的「主人」是指要加冠者的親父或親兄<sup>18</sup>，是主持加冠禮的人；〈士昏禮〉中主人的涵義會隨著儀節改變，在「問名」一節，「主人」是指女方未來的新娘子的父親——婚禮問名的主持人，到「親迎」一節，「主人」是指新郎——婚禮親迎的主要人物。

二、戰爭中被攻擊一方的守城人，《左傳·襄公十年》「主人縣布」<sup>19</sup>、《墨子·備城門》「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等都是這個意思。

<sup>18</sup> 見《儀禮注疏》，頁3鄭玄注。

<sup>19</sup> 楊伯峻：《左傳注（修訂本）》：「主人謂偃陽守城將。」（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5月），頁975。



### 三、招待朋友、賓客的屋主，如《莊子·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sup>20</sup>

篇中出現兩個「主人」，第一個「主人」可能是對「豎子」之稱，也可能是對「客」之稱；但是第二個「主人」是莊子的弟子說的，只能是相對於「客人」的用語，也就是指莊子帶著弟子「舍於故人之家」的「故人」，因為他招待莊子一行，因此稱為「主人」。

四、「主人」指長官部屬、老闆僕傭等關係中的長官、老闆，如《史記·范雎蔡澤列傳》「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句中的「主人」指雇范雎為傭的張祿。相傳為〔東晉〕葛洪作的《西京雜記·卷上》：「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句中的「主人」是指匡衡同邑的大戶人家文不識，匡衡願意無償為他當僕傭，只求能讀他們家的藏書。

五、物品的擁有者，《左傳·成公十五年》：「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句中的「主人」，一般解為被竊盜所偷物品的所有人。<sup>21</sup>

通觀〈季庚子問於孔子〉全文，葛烈今不是參加某個禮儀活動的人，也不會是在戰爭中擔任防守任務，更不會是被雇傭的勞動者、被竊盜物品的擁有者。篇中的葛烈今應該是一位三代傳史之家的史職人員，因為某些原因，離開自己國家，從外地來到魯國，他有學問、有見識，所以他的談話會被季庚子引用，也被孔子贊美為「美言」。他來到魯國，應該會寄住在一個身分學識相當的人家，因此「其主人」應該是指招待葛烈今留在家中的屋主。

在先秦文獻中，外來的賓客投宿某個主人，這種動作往往只用一個「主」

<sup>20</sup>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7月），頁667-668。

<sup>21</sup> 參楊伯峻：《春秋左傳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1月），頁167。

字。有身分地位的人，投宿的主人，其身分地位也要相當，如果不適當，是會被人譏笑的，《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阬，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sup>22</sup>

大意是：萬章問孟子：「有人說孔子在衛國住在衛君寵愛的宦官癰疽家中，在齊國住在宦官瘠環家中。有這回事嗎？」孟子說：「不，不是的。這是好事者捏造的。孔子在衛國，是住在衛國的賢大夫顏雝由家中。衛君的男寵彌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是姐妹，彌子瑕告訴子路說：『讓你的老師孔子住在我家吧！這樣（透過我的幫忙）他就可以得到卿相的位子。』子路把這話告訴孔子，孔子說：『能否得到卿相的位子，這是由『命』決定的。』孔子依禮而進，據義而退，能否得到官位，全歸於「命」。如果住在癰疽和瘠環家中，是既不合義，也不會有命。孔子在魯國和衛國不得志，又遇到宋國的向魋要殺他，他只能改變常穿的衣服而離開宋國。這時孔子正處於困阬，到了陳國，住在陳國大夫司城貞子家，司城貞子是陳侯周的臣子。我聽說君上觀察他身邊的臣子，要看這個臣子當主人時接待哪些賓客；觀察遠方來的臣子，要看他投宿在什麼人的家中。如果孔子居然投宿在癰疽和瘠環的家中，那他還有什麼資格叫孔子！」

《孟子》說的這段故事，在漢代仍繼被討論，見劉向《說苑·至公》。《孟子》說「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切要，這說明投宿在什麼人家？或接納誰來住宿，必須大體相當，不能失格。古人對階級身分看得非常重，如《禮記·郊特牲》：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













<sup>22</sup> 《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71-172。


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sup>23</sup>

君臣相見，由於階級不同，禮的規定可以細微到這個程度。身為一位貴族，投宿在什麼人家中，當然要非常講究。葛烈今的主人，身分見識應該和葛烈今相當。

本篇季庚子說：「然，其主人亦曰：『古之為邦者必以此。』」意思是：葛烈今所投宿的主人也說：「古代治理邦國的君王也一定這麼做。」賓主相當，所以葛烈今所投宿的主人一定也是與史官關係密切，與葛烈今氣味相投的人。

我們以為，葛烈今應該是從魯國以外的國家投奔到魯國來的史官，這可以從簡文文義、「葛」字的寫法，以及葛姓的源流來說明。

「葛」在簡文中寫作，原考釋隸作「綦」，以為从艸、綦省聲，讀為「綦」。陳劍先生〈上博竹書「葛」字小考〉舉出三體石經《春秋》僖公人名「介葛盧」之「葛」字作、《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簡 43 與今本「葛藟」之「葛」相當之字作，以為此二形是从艸从索會意；又指出《古璽彙編》2263、2264 兩枚晉璽的、；《上博四·采風曲目》簡 1 的，也都是「葛」字。<sup>24</sup>林清源先生〈釋「葛」及其相關諸字〉也對這個字進行了分析，主張：（1）石經「」字疑應隸定作「葛」；（2）楚簡「」字可隸定作「綦」，特指某種野生植物；（3）楚簡「」字與晉璽「」、「」二字，皆應隸定作「艾」，讀為「艾」，用作姓氏字；（4）楚簡「」字應隸定作「葛」，指似葛有刺的藤蔓類植物。<sup>25</sup>

郭永秉先生、鄔可晶先生以為上列諸字應該是从刀从索的「剗（割）」字之省，「割」與「葛」聲韻俱近，因此可以假借為「葛」。郭、鄔在〈說「索」「剗」〉一文中指出：《新蔡》簡甲 263 有「（剗）」字，宋華強先生在 2007 年提交給北京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新蔡楚簡的初步研究》的「新蔡簡釋文分類新編」一節中，同意整理者的釋字，並聯繫三體石經古文「葛」字和戰國文字

<sup>23</sup> 《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486。





<sup>24</sup> 陳劍：〈上博竹書「葛」字小考〉，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3 月 10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79)。

<sup>25</sup> 林清源：〈釋「葛」及其相關諸字〉，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563>），2008 年 12 月 8 日首發；《中國文字》新 34 期，頁 27-49，2009 年 2 月。

中釋讀為「葛」之字，懷疑「薊」字或許應該釋為从「刀」从「葛」之字，讀為「葛」（見該節第 61 頁注 308）。郭、鄔指出葛陵簡整理者所釋的「薊」字，正是从「艸」「剗（割）」聲的「葛」字。這個字形證明戰國文字和傳抄古文从「艸」从「索」的「葛」字是从「剗（割）」省聲的。戰國文字目前尚未見到獨立的「剗」字。六國文字的「葛」字，因為絕大多數都已是省聲字，造字理據已不甚明晰。葛陵簡的這個「葛」字聲旁作不省「刀」之形，彌足珍貴，當可以看作早期古文字的一個「孑遺」了。<sup>26</sup>

郭、鄔一文把從甲骨、金文到戰國文字中的「索」字做了詳盡的分析，從而推測从索、从刀的「剗」當讀為「割」，戰國文字从艸从「剗」的「薊」字也就是「割」字，再省「刀」旁，就是戰國文字的「藎」，仍然是「割」字，讀為「葛」。

熟悉戰國楚簡的人都知道，戰國楚簡另有「葛」字作：

- A  《上博一·孔子詩論》16
- B  《上博一·孔子詩論》16
- C  《上博一·孔子詩論》16
- D  《九店》56.20

以上四形，一般都隸為「藎」，从艸、「藎（害）」聲，因此可以寬式隸定作「藎」，「害」聲與「葛」聲音近，因此可以讀為「葛」。

同樣相當於後世的「葛」字，楚簡或用「藎」、或用「藎」，一字多形，這

<sup>26</sup> 郭永秉、鄔可晶：〈說「索」「剗」〉，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第三輯，第 99-118 頁，2012 年 12 月。

在戰國楚簡是很常見的現象。我們知道，「葛烈今」的「葛」作「藎」，恰巧晉璽也有兩方印章出現此字，《璽彙》2263「藎復」、2264「藎瞳」，「藎」都是氏稱，這是否透露了葛烈今是來自三晉的史官呢？

先秦「氏」很大的一個來源就是國家或地名，「葛」氏的由來，學者說法不同。陳槃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指出：商湯之前有葛國，然已為商湯所滅，故春秋時之葛國，當別是一葛。王夫之以為葛近於魯，其都城在今山東嶧縣；《路史·國名紀》云葛在河內脩武，羅莘注云「湯始征者」，則非春秋之葛。俞正燮以為葛在山西。當以王說近是。<sup>27</sup>鍾柏生先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以為葛伯之國在河南寧陵縣的葛鄉；<sup>28</sup>李學勤先生根據 1973 年山東兗州李宮村出土的「剡」氏銅器，定卜辭「剡」地為山東兗州附近。<sup>29</sup>郭永秉先生、鄔可晶先生以為位於河南寧陵的「葛」跟山東兗州相距不遠，山東兗州出土的「剡」氏銅器似乎也有可能是河南「剡（葛）」族遷徙帶過去的。<sup>30</sup>河南寧陵縣戰國屬魏，結合兩方「藎（葛）」氏的晉璽，葛烈今是葛國之後，甚至於來自三晉地區的可能性都不能輕易排除。

綜合以上的討論，葛烈今可能是葛國的後裔，以國為氏，從他國（有可能是三晉的魏國）來到魯國，以季庚子引用他的話來反駁孔子，可見葛烈今與季庚子有一定程度的交往，甚至於得到季庚子一定程度的信賴。季庚子還引用葛烈今投宿主人的話，可見得季庚子與「葛烈今主人」也有一定程度的熟識。從「遠臣觀其所主，近臣觀其主」可以知道，葛烈今投宿的主人與葛烈今地位、學識、見解至少相當，季庚子引葛烈今主人的話，也才顯得合情合理。

#### 補記：

《清華柒·子犯子餘》簡 2-6「子犯答曰：『誠室（主）君之言。吾室（主）好正而敬信，不秉禍利，身不忍人，故走去之，以節中於天。室（主）如曰：「疾利焉不足？」誠我室（主）故弗秉。』……子餘答曰：『誠如室（主）之言。吾室（主）之二三臣，不扞良規，不蔽有善，必紕有惡，□□於難，翟輜於志。幸得有利不愁獨，欲皆藉之。使有過焉，不愁以人，必身廛


<sup>27</sup> 陳槃、王夫之、羅莘、俞正燮等說俱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459-463。

<sup>28</sup> 鍾柏生：《殷商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頁 116-118。

<sup>29</sup> 李學勤：〈海外訪古續記（九）〉第 39 頁。

<sup>30</sup> 郭永秉、鄔可晶：〈說「索」「剡」〉，頁 115。

之。吾室（主）弱恃而強志，不□□□，顧監於禍，而走去之。室（主）如此謂無良左右，誠繫獨其志。』<sup>31</sup>

這一大段話是寫公子重耳流亡在秦，子犯、子餘回答秦穆公問時所說的話。子犯話語中的第一個「主君」是指「秦穆公」，秦穆公並不是子犯的上司，所以這裡的「主君」只能是「接待我們一行人的國君」（其後簡稱「主」）。子犯話語中的第二個「主」是指重耳，重耳是子犯的上司，所以這個「主」字是指「主人」，與前面「主君」的「主」不同義。子餘話語中的「主」字也有這兩種涵義，觀上下文自然可以理解。這些「室（主）」字簡文都寫作「」，和〈季庚子問於孔子〉的「室（主）」字寫法完全相同，也可以做為本文的佐證。

<sup>31</sup> 用金字祥整理的釋文，見金字禮博士論文《戰國竹簡晉國史料研究》，2018年初稿。釋文採寬式隸定。